



吳 運 鐸

把一切獻給黨

把一切獻給黨

吳運鐸著

I 247.5
70.2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972 字数108,000 开本850×1198 耗 $\frac{1}{32}$ 印张 $4\frac{15}{16}$ 插页1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定价(3)1.25元

出版說明

這是一部具有很大大教育意義的自述體小說，在廣大讀者羣眾中發生了良好的影響。

這部小說真實而深刻地記述了吳運鐸同志對黨和人民事業的無限忠誠，他從小在煤礦上做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才十七歲，已成為電機工人。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參加了新四軍，以後投入軍械生產。他從小就經歷了礦井的悲慘生活和艱苦的勞動，在技術和思想上逐漸成為真正的工人，他對於反動派懷着反抗和仇恨，對於新事物、新生力量懷着強烈的熱愛。參加革命後，在黨的教育和同志們的幫助下，他懂得了世界上存在着階級的区别，也懂得了必須進行階級鬥爭的道理。

在製造軍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造過地雷的吳運鐸同志，並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頭，他努力鑽研、思考、汲取羣眾的智慧，終於制成了各式各樣的地雷和砲彈。為了實地解剖，掌握砲彈的構造和製造原理，他總是抱着成功的信念和不怕犧牲的決心。甚至在執行任務時，三次負傷，炸斷了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也毫不悲觀失望，仍然想盡一切辦法，堅持工作和鬥爭。這種頑強毅力，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

神，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道德品质，是值得我們所有的人学习的。

本書原由工人出版社于1953年11月出版，第三版經作者全部重写，現据重写本再經作者略加修訂重排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0月

出 版 說 明

目 录

童年	1
劳动的开端	8
在矿井里	17
觉悟	29
我們的工厂	37
把一切献給党	49
轉移	55
反扫蕩	64
第二次負伤	72
新任务.....	80
制造槍榴彈	93
拆定时炸彈	102
我們的平射炮	108
第三次負伤	117
病室里的生活	128
真摯的友誼	138
永远前进	150

童 年

我是在矿山上長大的。

听父亲說，我們老家在湖北，沒有田地，窮得連瓦也沒一片。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父亲从小四处流浪，做过店舖学徒，做过苦工，后来流落到江西萍乡煤矿，当一名記帳的小職員，从此就在这里安下了家。

萍乡煤矿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煤矿，矿工們都叫它安源山。山上山下，長滿茂密的树木。山腰上，煙囪林立，日夜噴吐着黑色的煙云，炭粉把青山綠树都染黑了。連綿不断的高山，包圍着这座矿工城。

我家就住在煤窰直井口旁的山脚下。在我童年的心里，矿井是个很神秘的地方。我听到过許多关于矿井的傳說：老年人們說那里藏着宝物，誰能得到宝物，誰就得到幸福。也有人說那里暗無天日，有一天太陽照进了矿井，人們就不再受窮受苦。这使我非常好奇，我常常想：

“能进去看看嗎？”

可是，母亲不断地囑咐我說：

“煤窰口小孩可不能进去啊，进去就出不来了！”

这許多事物，在我都是無法理解的。我像一只初出窠覓食

的小鳥，成天在礦山上跑來跑去，尋找着新奇的东西。我真想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一切都弄個明白。

離家門口不遠的大路旁，煤車一溜溜地從橫窰口運到洗煤廠。我喜歡學工人叔叔們的樣子推煤車，弄得滿身大汗；有時趁工人叔叔不注意，鑽進了空煤車，弄得一身煤灰和油污。我羨慕刷洗煙囪的工人們的勇敢，也想冒險嘗試一下，挽着煙囪上的鐵環，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弄得滿臉煤灰，掛破了衣服。回到家里，惹得媽媽生氣，也惹得爸爸責備媽媽對我管教不嚴。

有一天，父親買了一隻鴨子，拴在院子的棚架底下。哥哥說鴨子會浮水，不沉底，我一心要試一試，趁着媽媽沒看見，我悄悄地解開繩子，抱起鴨子，一直跑到煤窰直井前，鑽過了欄杆，把鴨子丟進噴水池里。

噴水池是洋灰砌的，池里都是發電廠排出的熱水。水流湧過粗大的鐵管，噴到半空，又倒洩下來，發出悶雷一樣的響聲，鴨子在池里吓得亂竄。父親把我拖回家去，照例打了一頓。我心里覺得很委屈，難道看看鴨子浮水也錯了嗎？

第二天，父親下班回家，帶來一個新書包，一本新書，把我叫到跟前說：

“你在家調皮總算調夠了，今年六歲啦，該上學了，明天上后山胡老先生那里念書去！”

讀書，我也願意。哥哥們都上了小學，我一直很羨慕。可是父親偏不讓我跟哥哥們一起。父親對我說：

“得找個厲害先生管管你！”

媽媽給我換了新衣服，用手帕包了一對蠟燭三支香，拜託鄰家的張大媽送我去后山上學。

胡老先生一看來了新學生，馬上換了一件長衫，端端正正坐

在上首。牆上貼着一張大紅紙，写着“天地君亲师”。張大媽忙着点起蠟燭和香，吩咐我：

“快拜老师！快磕头！”

“又不过年，干嘛要磕头呀？”

張大媽不回答，硬按着我磕了三个头。

在这里讀書很枯燥。整天念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意思一点不明白，先生也从不解釋。你要問他，他就瞪眼。

每天我路过煤窰直井，听見圍牆里的噹噹声，就不由地放慢了脚步。腦子里时刻想：机器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这样叫呢？……應該去看看！

一天，我照例揣了書包去上学，一出家門，就跑上后山，把書包掛在树叶稠密的树枝上。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到直井圍牆門口，趁警察不注意，溜了进去。

我随着机器的响声，輕手輕脚走进了打風房。那龐大的空气压缩机整齐地排列在厂房里，巨大的飞輪飞快地旋轉着，直閃白光。我走近圍着机器的銅欄杆，兩眼盯着机器出神。

一个人一把抓住我：

“小家伙，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个司机工人。他那笑迷迷的样子，叫我放心了。

“叔叔，你告訴我，推机器的人躲在哪里？”

他用棉紗擦了一下油手，摸着我的头問道：

“什么推机器？”

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着說：

“你这小傻瓜，这哪里是人推的，是汽，懂嗎？”

他看我那副失望的样子，有些惋惜地說：

“不要紧，長大了你就会明白的。要人推还算什么机器？机器是人造的，你要它怎么着，它就怎么着。”

从这时候起，我觉得世界上最奥妙的东西就是机器了。它不吃飯，也不休息，老是轟轟隆隆地忙碌着。可是最奇怪的还是工人，他能讓机器听他的話，还能造机器，这真了不起！做一个管机器的工人——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夢想。

从此，我更不喜欢坐在冰冷的書房里，讀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書本了。我恨不得天天和那些机器作伴。每天早晨，我照例把書包掛到树枝上，开始了新的探險；晚上，帶着新奇的知識按时回家。机器佔据了我整个的心，甚至夜里做夢也全是机器。我的秘密很快被母亲發覺了，她又託張大媽送我到胡老先生那里去。

“你这些天干什么去了？”先生問我。

“看机器去了。”

“我叫你去！我叫你去！”

他一手死死擰着我的耳朵，掙也掙不脫，疼得我抱住了先生的大腿直轉圈子。

“看机器有什么不好呢？偏要擰耳朵。”我想。

晚上回家，我气得連飯也吃不下。父亲問：

“你的耳朵怎么啦？”

“老师擰的！”

“为什么？”

“逃学！”媽媽在旁边說。

“看机器去了，不是逃学。”我覺得媽媽不公平。

“咳！你逃学去看机器，擰耳朵不冤枉！”父亲說。

这一夜，耳朵腫了，疼的要命，媽媽用涼手巾給我捂着。我

側着身子睡，一声也不叫。

第二天，父亲領着我，去找胡老先生。

“胡老师，我这孩子太調皮，你要好好管教他。不过，擰耳朵要兩只都擰，擰完那个，再擰这个。像这样一个大一个小，多难看！”

“好吧，叫他明天別来就算了！”先生冷冰冰地板着脸，不教我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私塾。学校半路也进不去。媽媽常为这事發愁：

“你这样下去，怎么是好啊！”

“不要紧，媽媽。將來我要当工人，造机器，开机器！”

我跑遍了整个矿山。电車厂，煤車厂，發电厂，打風房，鍋爐房，升降机房，都是我經常拜訪的地方。我成天在車間里混，常常連飯也顧不得回去吃。

父亲的老同事毛师傅，是修理厂的老車工，我再三請求他帶我去玩。他說：

“你听話不听話？”

“帶我去吧，一定听話！”

我們走进了修理厂。几百部加工机械——車床，鉋床，鑽床，許多特別的工作母机，都整齐地排列着。头頂上的起重機，拉着沉重的机件来回走动。这里修理全矿山的机器，也制造机器。这里的机器也和我以前看見过的完全不同，以前看見过的打風机，發电机，我都不太了解它們为什么要那样旋轉。而这里的鉋床，鑽床，我却能够看見它們工作的結果。成塊的鋼料卡在床子上，机器一动，一剝一層皮，就变成了光亮亮的机件。在鍛造間里，起重機从爐里拖出通紅的鋼鉄，餵进了蒸汽錘里，汽錘猛烈地打击大鉄塊，火花四射，光彩夺目，比煙火还美。在工人手里

不管怎样坚硬的鋼鐵都变得非常馴服。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他們一样，站在車床旁边干活呢？我真盼望自己快些長大，做个工人！

在那一边，工人们拿着鋼的工具刀，在旋轉的砂輪上一碰，便噴射出五彩的火花，刀子很快就鋒利無比。我想起前几天为了造一枝玩具槍，把厨房里的菜刀砍坏了，惹得媽媽天天埋怨。这回可好了，把菜刀拿来磨快，讓媽媽喜欢喜欢。

第二天，我把菜刀藏在衣服里，进了車間。趁人家不注意，拿出菜刀就往砂輪上碰，不料火花一閃，菜刀脫了手，几乎砍在脚上，右手震得發木，瞪着眼直發楞。

毛师傅發覺了，馬上走过来拾起菜刀，替我磨好，責备我說：“你再乱动手，就不許你来了，这是好玩的嗎？”

他看見我那伤心的样子，又和气地摸着我的头說：

“孩子，你还小哩……”

我非常尊敬毛师傅。心想：像毛师傅那样的人，都是些特別的人，机器不敢不听他們的話。什么时候我才能学到他們那样的本事呢？

跟工人叔叔們混熟了，他們送我一些小錘、小鑿子、小銼刀，我很愛这些礼物，因为我知道，他們送我这些东西，就是要我把自己也鍛鍊成像他們一样的人。

到秋天，我进了煤矿小学一年級，每天同哥哥們去上学，念“大狗叫小狗跳”。但是心里老記掛着机器，上学时，总要繞到后街鉄匠舖門口去看打鉄。

这学校是教会办的。每天早晨的第一課，是趴在礼堂里做禱告。許多孩子受不了，就把后院的單磚牆拆了个大洞，禱告开始了，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鑽出去；等上課鐘响了，再爬进来。我也跟他們一起爬出爬进。日子一長，訓育主任楊鬍子發覺了，

他在袖管里藏着竹板，堵着洞口，每人給了五板。可是，第二天，我們又开了新的洞口。

大考结束后，成績單送到家里。哥哥們都升了級，我的功課不好，留級一年。

父亲給哥哥們买了些彩色画片作獎勵。还当着哥哥們的面對我說：

“你打算留級留到鬍子白嗎？”

哥哥們也故意拿着彩色画片，在我面前摆来摆去。他們一走过来，我就閉上眼睛。可是心里很难过，我决心洗刷这种羞耻。

这年冬天，我整天在家里复習功課。虽然还是想念車間，我終于約束住了自己，伏在書桌上，用心讀書。

第二年，我升級了，考試分数超过了二哥。到二年級大考，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父亲逢人就夸獎我們有出息。

但是我并没忘記要做一个工人。我在工厂外面的渣子堆里拾来一些碎鉄片、洋釘和鉄絲，又找到一个罐頭盒子。我把树枝切断，卡在罐頭盒口上，兩头釘上小洋釘，在小树枝中間紮一根長繩，做成了一只打水的吊桶。

我跑到一个水池旁，肚子伏在欄杆上，把小桶投进水里，可是它不肯下沉，我猛地向前一扑，想趁勢打上水来，誰知兩脚騰空，一头栽进池里去了。我剛張口叫喊，一股水灌进了肚子，一喘气，鼻子里又吸进一股水，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急得我在水里乱抓乱滾。幸亏挑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了上来，他照我头上打了兩巴掌，說是有冤魂附体。

老陶把我放倒在地上，一手頂着我的肚子，一手把我的头往下按，控出了許多黃水。

他不管我願意不願意，就送我回家。父亲照例又打了我一頓。

我想：挨淹是因为不会浮水，为什么不学浮水呢？

夏天，鍋爐房后山的貯水池里常有小孩子洗澡。看見別人玩的那么欢，我很羡慕。想起上次被淹了一次，又不敢下去；可是要学浮水就得下水。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楞楞地站在那里。

“下来吧！”小仇兩手在水里扒了一下，向我招呼。

“我不会。”

“那怕什么！我教你。”

他兩脚扑通扑通打着水面，激起一团团水花。我的勁头被勾起来了，連忙脫了衣服，下到水里，小仇在池边托着我練習划水动作。我使勁地打水，一高兴忘記了危險，脚一滑，落进了深水地方。我兩手使勁一划，一下子划出了水面，剛一冒头，又沉下去了。小仇臉也吓白了，急忙爬上岸，拿一根粗树干，推到池里，我一冒头，抓住了树干，小仇趁勢把我拉上岸来。

从这以后，我天天到池子里去，終於学会了浮水。

劳动的开端

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佔有光輝的一頁。三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領導了工人运动。

党首先創辦了工人補習学校，教育工人羣众，發展党的組織。接着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进一步把工人組織起来。后来又办了四个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子弟不用花錢，就可以进学校里念書。一九二五年，我十岁，在东区职工子弟学校念四年級，并且参加了矿上的兒童团，担任宣傳員。

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出錢盖的一座三層大楼，背后靠山，

前面是大廣場。礼堂正面懸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大標語，兩邊還掛着斗大的紅綵球。每天下課以後，我們揹着洋鼓洋號，到廣場上吹打。有時也在俱樂部看戲、聽講演。俱樂部里成天到晚不斷人，它是組織礦工鬥爭的司令部，也是礦山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這年九月，官僚資本家和軍閥派兵封閉了工人俱樂部，逮捕了工人領袖黃靜源。工人們趕來搶救，反動派用排槍向工人射擊，有兩個工人當場犧牲了。黃靜源被敵人捆綁着，憤怒地質問反動軍官：

“我犯了什麼罪？”

反動軍官答不上來，只反問一句：

“你還敢打倒帝國主義嗎？”

“打倒帝國主義！”

敵人用盡威嚇利誘的手段，逼他供出黨組織的活動，又問他誰是共產黨員。黃靜源冷笑着回答：

“閉起眼睛一個沒有，睜開眼睛到處都是！你們能殺死我一個，殺不完全中國人民！”

敵人在工人俱樂部前面的廣場上，把黃靜源殺害了。他臨死前還高呼：

“中國共產黨萬歲！”

當天晚上，礦工們冒着生命危險，從敵人手里奪回烈士的遺體，連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還在他就義的地方埋下一根樹樁，作為標記。並且在長沙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在礦上也按照舊風俗燒紙屋紀念他。

不久，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了。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軍從廣東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後，安源煤礦總工會公開出現了，八

方井煤窰口紮起了高大的牌樓，牌樓上寫着“也有今天”。礦工們拔掉了早年在廣場上埋下的樹樁，豎起一根一丈多高的木碑，上面寫着：“黃靜源烈士就義處”。周圍的欄杆上掛滿了花圈。安源煤礦的工人發揚戰鬥傳統，成立了武裝糾察隊，參加革命戰爭。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反動集團叛變了革命。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開到安源，瘋狂地屠殺人民。安源煤礦變成了一座屠場，每隔三兩天，就見敵人綁着一批人在工人俱樂部前面的草坪上槍殺了。革命者的鮮血染紅了廣場上的黃土和綠草。

最使人不能忘記的，是安源礦工武裝領袖楊士杰和萍株鐵路工會主任朱少連的被害。朱少連在就義前還給他岳母寫信說：

“不要傷心，革命一定要勝利！”

楊士杰被敵人拷打了七晝夜。敵人用燒紅的鐵釘，釘住他的四肢和胸口，他還忍痛高喊：

“蔣介石你瞧吧！將來一定有人來收拾你！”

革命的疾風暴雨過去了，那血的記憶却永遠不能從我幼年的心裡抹去。從那時候起，我漸漸知道一件事：世界上有種特別的人，只要對窮苦人有利的，他總走在前邊，即使自己受苦受罪，流血殺頭，也不畏懼。這是世界上最有志氣的人，這種人就是共產黨員。那些壞蛋所以要殺害共產黨，就因為他們害怕窮人翻身。

國民黨反動派佔領萍鄉以後，學校停辦，我就失學了。接着，家庭生活也陷入了絕境。

父親平時省吃儉用，攢下幾個工錢，全存在萍礦銀行里。同事和朋友們勸他在湖北老家買點田，置幾間房屋，給晚年留個落腳的地方。但是父親不要田地，也不要房屋，只想讓孩子們念些書，學些本事，把他們培養成人。

父亲的夢想很快就破灭了。

在敌人暗無天日的統治下，煤矿陷入不死不活的半停頓状态。銀行一倒閉，父亲一辈子的血汗錢都白扔了。矿上又趁机濫印“矿票”，市面上誰也不收，工人拿着廢紙买不到东西，只好用它生火、当手紙。

我們兄妹七个只会張口等吃，这对父亲是个很沉重的負擔。家里生活越过越苦了。开头还有点稀的喝，后来連稀的也难喝上口。傢具卖完了卖衣服，衣服卖完了卖破爛。要米錢、要油鹽錢的債主們，成天找上門来，坐着不走。

父亲看着一家人挨餓，只是嘆气。有时弄到一点吃的，家里人口多，也不够吃。弟弟妹妹圍着媽媽直嚷。媽媽含着眼淚說：“好孩子，讓爸爸吃飽，好出去掙錢。”

父亲把稀菜粥还給了媽媽說：

“先給孩子們吃吧。”

父亲捧着头坐在桌子旁边，落下辛酸的眼淚。

母亲低声下气地应付那些催命債主，还要哄孩子們。大哥被送进萍矿医院学医，那里管吃不給錢。二哥急得沒法，餓着肚子跑到大街上，挤在人堆里听大鼓書。

这一年，我十二岁，看見家里这样子，心里像油煎一样。我不能眼看一家人挨餓，我要靠劳动解除飢餓的威胁。

萍乡煤矿四面环繞着高山，在矿区东北的深山叢林里，丰富的煤藏快接近了地面。人工开采的小煤窰，星星点点地散佈在这深山里。

土窰完全靠人工采煤。窰主們随便挑个地方，挖一个斜洞，就算是煤窰，工人出进連腰也伸不直，像狗一样爬进去挖煤，又像狗一样把煤从窰里拖出来。窰頂常常倒塌，压死了人。窰主